

叶落知天下秋  
藏品上的秋叶



绿釉秋叶形笔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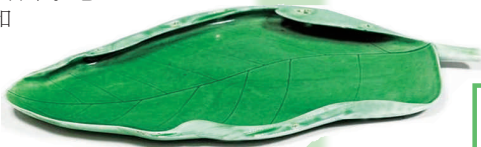
清康熙景德镇窑绿釉秋叶形笔舔(下图),是以一片秋叶为题材,在文房用具中表达悄然而至的秋意。

古代文人认为,饱蘸墨色的笔毫,一需检验浓淡,再需加以理顺,用笔舔来“舔”出笔锋,方能落笔。明代屠隆的《考余事》一书,列出的文房器物达45种之多,且功能明确,已有笔舔的记载。

景德镇窑绿釉秋叶形笔舔,是清康熙时期的官烧文房用具,造型设计别出心裁,做成一片秋叶的形状,叶面和叶边分别施以两种深浅不同的绿釉,体现出正背之别。叶脉以墨色釉勾勒,卷起的叶边处还特意做出虫蛀的小洞,更显逼真。明清时期笔舔的材质,大都以瓷器为主,几乎包括青花、茶叶末釉、粉彩、仿官窑、仿哥窑、德化白瓷、龙泉窑、松石釉、虎皮釉、绿釉等各个釉色及窑口。笔舔的形制,常制成片状树叶形及锁形、圆形、蛤蜊形、獭形、梅花形等造型,造型式样往往很精美,务求典雅,意取吉祥。

笔舔别名“笔觚”“笔砥”也是颇有深意。“笔觚”一词,始见明代,而且经常可见。此器亦曾被唤作“笔砥”。“砥”字象形,以舌感受滋味之意。《庄子·田子方》记载:“宋元君将画图,众史皆至,受揖而立,砥笔和墨,在外者半。”意指把画笔濡湿、调和了墨,以备作画。

“笔砥”之名,活泼形象,氤氲着浓郁的人文气息。



秋叶形笔舔

胡胜盼 黄卫文 文图



豆青釉甲虫秋叶笔舔

清乾隆豆青釉甲虫秋叶笔舔器形似秋叶,暗刻叶脉,叶边成浅壁,通体施豆青釉,缀深褐色甲壳虫于一隅,形态逼真,为象生瓷。象生瓷为乾隆朝创制,以花果、昆虫、小动物为制作题材,其大小与真物相仿,此类象生瓷多供皇室、达官文人等陈设赏玩。底部叶柄处书“乾隆年制”篆书青花年款。

青玉叶式笔舔

清时青玉叶式笔舔,有黑斑,叶形,并琢叶蒂及叶之卷尖。叶表面略凹,凹面很浅,叶底面雕筋脉纹。玉料上的黑斑为经火后留下的痕迹。

此笔舔雕琢简练而富有装饰性,其青玉质润而色稍黯,着墨之后愈显清雅沉着。



黄玛瑙瓜叶形笔舔

清时黄玛瑙瓜叶形笔舔,卷边荷叶形,叶下花枝纵横,叶上托一小瓜,瓜开圆口,内空可盛水。

笔舔材质优良,瓜形水丞小巧玲珑,乃因书案笔墨用水不多之故。玛瑙色泽光鲜玉润,置于书案上更显乖巧可爱。



叶姿展方寸

王声秀 文/图

2006年3月12日第27个植树节之际,国家邮政局发行《子遗植物》特种邮票1套4枚,邮票图名分别是银杏、水松、珙桐、鹅掌楸,邮票面值均为80分。

子遗植物,也称活化石植物。它们起源久远,在较古老的地质历史时期中曾经有广泛分布,而现在在大部分已经因为地质、气候的变化而灭绝,成为化石,只有少数尚存在很小范围内。这些植物的形状和在化石中发现的植物基本相同,保留了其远古祖先的原始形状。



叶落烟标上

蒋狄侃 文/图

“混叶”为上世纪70年代辽宁省营口卷烟厂出品,主版上一片金叶左边是“混叶”二字。

“双叶”由浙江省杭州卷烟厂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品。该烟标主版和副版均以绿白为底色,清新淡雅,主版图案是两片薄荷叶,一深一浅,一上一下,很有层次感。副版图案是“黄花配绿叶”,展开的薄荷叶与夹杂其中的薄荷花交相辉映。



人物

这位李局长是一位让大家都拥戴的好领导,所以大家内心里都听他的。

电影放映

第二天,杨河芬开车去了县交通局,见到王局长。听杨河芬说完情况,王局长说:“这是扶贫工作,需要优先解决,所以我们就派人和杨书记实地勘察,如果属实,争取明天就开工。”

杨河芬没想到事情会办得如此顺利,他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,就盯住王局长看,想看看他是不是在开玩笑。一看王局长说话很严肃,就感激地握着王局长的手,不断说着“感谢!”王局长说:“杨书记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我任县交通局局长前,就是张西河乡的党委书记呀。张西河是我的

半个家乡。现在从中央到省、市、县,扶贫是大事中的大事,事涉扶贫,谁敢怠慢?再说,这是造福百姓的好事,是造福家乡的好事。我在张西河乡任过职,我确实很想给张西河乡多做些事,我也一直关注张西河乡。看得出你肯做事。”说着,王局长反而握住杨河芬的手说:“要说感谢,其实我应该感谢你。在张西河任职匆忙,有些想法还没有实现。许家窑村我知道,村风很正,村民很善良,有很多大学生甚至硕士和博士。朱胜康的三个儿女,一个是大学生,一个是硕士,一个是博士。”

杨河芬没想到王局长居然还了解这个情况,心里很感动,就向王局长汇报了这段时间的扶贫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37

蒋蒋  
京昀  
著

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工作,并说了自己近期的一些打算。一听杨河芬说想放映电影,就说,我来安排这事。他当即就给张西河乡数字放映队赵队长打了电话,那边答应得很爽快,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老书记的指示,我这里马上落实。”

杨河芬心里高兴,他喜欢这种快节奏高效率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28

赵树义  
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老作家周宗奇、陈为人一直在劝,喜欢就什么时候再来嘛,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啦。雪野依依不舍地离开,路上大家都在说,沁源还真是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。

那天,我记住那个村子,叫王家湾,在二郎神沟入口不远处。

那天,我和老邓去了二郎神沟。后来,我和宋

勇去过二郎神沟。那么,我最后写的是哪一个二郎神沟?

他住在峡谷口或某两地分界处。他先天患有耳疾或其他不可知的疾病,无法交流。他知道地下水流的方向,知道怎样从这座山穿越到另一座山。在他的眼里,每座山都是相通的,或者说,他坐在一个巨大的溶洞上面,身下四通八达,岩水叮咚。我清楚看到流水,清楚看到植被,流水都泛着光,植被都被着光。

好像在等人。那个人好像是他的兄长或庇护者,而他并不需要庇护。他出生在峡谷口或某两地分界处,像一个灵异者,知道自然的秘密。当着你的面,他会吃掉你送给他的所有东西。转

过身,他只饮露水,只吃花瓣、草茎或树叶。他食物丰富,通晓万物间相互连通的方式。

我采访过他,与他是朋友。我知道他住在某个路口或峡谷出口,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。他就站在我的面前,与我说话,我翻遍采访笔记、手机备忘录和照片,依然想不起他的名字。

想给老邓打个电话问问他是谁,没打。

想给宋勇打个电话问问他是谁,没打。

又是一个梦。

这个梦不是采访途中做的,而是写作途中做的。

(完)  
明日起,本版块将连载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,王宏伟编著。

纪实

连载